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回 簡勒先智使舅老爺 殷孺人大鬧黃知縣

卻說殷成見了勒先，便道：「老簡！我同你趕老羊去。」勒先笑道：「好好！你來的正好！你要趕老羊也可以，只是小了不來！」殷成道：「一百文一注。」勒先道：「太小！」殷成道：「二百。」勒先道：「太小，太小！」殷成道：「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一千！」勒先道：「小，小，小！」殷成道：「十兩銀子！」勒先還是搖頭。殷成道：「老簡！你在哪裡發了財來？我不和你趕羊，你好歹先借幾兩銀子我用！」勒先道：「沒得借！要就我們來賭！」殷成道：「你要賭多大才來？」勒先道：「古人有說的，『一擲千金』，你要依得這個，押下一千兩黃金，我就同你賭。」殷成大笑道：「老簡！你敢是瘋了麼？」勒先道：「我不瘋，不過你窮點罷了！哪一個隨任做了嫡親舅老爺，像你這種寒酸的！」殷成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只是沒有個弄錢的路子。」勒先道：「你只要押了一千兩金子，做個孤注，我同你賭個輸贏，你贏了我的，自然就有銀子了。你要知道，一兩黃金十六換，這一千兩黃金，有一萬六千銀子呢！」殷成道：「你沒得給我呢！」勒先道：「只要你贏得，我沒有賴帳的。」說罷，一把拉殷成到自己寓處，取出殷碗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」殷成笑道：「就是一千兩黃金一注，你要賴了，我叫我姊夫扣住你，不怕你飛上天去。你是頭家，快擲快擲！」勒先擲了一把，是個九點。殷成道：「這回贏定了！」擲了兩把沒有，因取起骰子，在手裡搓了一搓，用力擲去。那骰子落碗，見了三個二，兩個六，還有一個在那裡轉呢。眼見得轉個六出來，便是分相，要贏了。殷成連忙扭住了勒先衣襟，對著骰子喝聲：「六呀，六六六！」果然轉了個六出來，卻把一個二打翻了，變了個四，只得八點，恰恰輸了。殷成一撒手，翻身就跑。勒先連忙趕上，一把拉住。殷成著急道：「你剝我的皮！」勒先道：「舅老爺！不要這樣，我有句說話和你商量！」殷成道：「沒有商量，除了剝我的皮！」勒先捺他坐下道：「舅老爺！請坐，我們不過取笑，誰來認真呢！」殷成道：「認真也不要緊，我有一條命！」勒先笑道：「我拿甚麼做膽，敢要舅老爺的命？此刻金子是有一千兩在這裡，不知你要不要？」殷成道：「你莫非在這裡做夢麼？」勒先道：「我並不做夢，卻是夢也想不到的，這注橫財，只要你有本事拿！」殷成這才覺著話裡有因，便問道：「是甚麼橫財？用甚麼本事去拿呢？」勒先就把梁天來告凌貴興一節說了，又道：「凌貴興實是被他誣告，因此氣忿不過，情願送一千兩金子到裡面，要伸這個冤。舅老爺如果說得裡面收了，還另外謝你一千銀子，再有本事說得裡面一文不要，豈不是這一千黃的，一千白的，都是你舅老爺的麼？」殷成沉吟了一回道：「我且說去，碰碰運氣，說得成功時，請你到谷埠去開廳。」勒先道：「多謝舅老爺。只是越快越好！」殷成也不答話，站起來往裡就走。一路上暗想到：「我何妨把一千銀子許了他，我自己卻落了一千金子，豈不是好！」又想到：「不好，不好！太少了！恐怕買他不動，不如許他五百金子吧！」一頭想，一頭走，不覺走到了簽押房來，黃知縣正在那裡看公事呢。殷成走了進去，叫了一聲姊夫！黃知縣抬頭一看道：「你這幾天幹甚麼事來了，總是十天半月不見面的。你自己照照鏡子看，一臉都是野氣，我勸你安靜點，在書房裡臨幾行帖，看兩篇書吧！就是正經書看不懂，看看小說，也好拿來定定性，何苦成天在外頭混，混得個甚麼道理出來！」殷成道：「姊夫，你還埋怨我不看書呢！我前回從家鄉帶來的一部大板金瓶梅，你又拿來燒了，說是甚麼銀（諧淫字聲）書。你單怕我在銀書上看了銀子下來發了財，是不是呢？我此刻倒送金子給你，好不好呢？」黃知縣道：「你不要和我胡說，裡頭去吧！」殷成道：「不是胡說，是件事實！就是梁天來告的那個狀，那凌貴興是冤枉的！」說到這裡，又想到：「五百金子，還怕買他不動，不如多給點與他吧！我少賺點就是了！」又道：「他此刻托人來說，求姊夫代他伸冤，他情願送八百兩黃金給你用呢。」黃知縣大驚，怒喝道：「你在外面胡混罷了，怎麼干預我的詞訟起來，你小心點，還不快滾出去！」殷成初意，以為一說必成，誰知碰了一個大釘子，沒好氣，三步兩步走出簽押房，到上房而去。

殷孺人正在那裡打丫頭，罵老媽子，殷成也不理會，一直走到他姊姊牀上，就睡下去哭。孺人打罵了一回，走到房裡一看，見了這副情形，大驚道：「兄弟！你做甚麼？」問了兩聲，不見答應。又問道：「可有甚麼人欺負了你？快點告訴我，我與你出氣！」殷成見問，越發哭得厲害。歇了良久，方才抽咽著說道：「姊……姊姊！你借給我幾個盤費，我回江西去，姊夫攆我呢！」殷孺人聽了大驚，猛然叫道：「丫頭！請老爺進來！」

不一會，黃知縣進來了。殷孺人道：「你要攆連我一齊攆了去，只要你打發盤纏，我姊弟兩個，馬上就滾！好等你另外揀一個又賢惠，又標緻，又和順，又是娘家人死個精光的，方才娶了來做太太。我卻沒有這種福氣，只好跟著人家在街頭研墨，伺候他賣字，賣了百十來個錢，買米燒飯吃，哪裡有福氣住在衙門裡來！本來呀，這是要有福氣的太太住的衙門，我們是小人家出身，只配受窮苦，還不自諒，要千山萬水走到這裡來，受人奚落！兄弟！快點起來！捲鋪蓋，咱們走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哭甚麼！你雖然沒本事，寫出字來賣不出錢，終也不見得就餓死了！咱們放長眼睛，看人家升官發財！」說罷，又一疊連聲催捲鋪蓋道：「就連盤纏也不開發，我討飯也討了回去，好歹丟不著我婦人家的臉！」黃知縣道：「好端端的鬧甚麼？我不懂呀！」殷孺人道：「啐！誰要你懂我的事來！我的兄弟不爭氣，死捱在這裡，還夠不上一個奴才三小子。我當日又不是明媒正娶的，是個偷跑跟漢子的，我兄弟便是個王八龜崽子，所以人家要攆就攆！」黃知縣怒道：「孺人！你這是甚麼話？他只管在外頭混鬧，自己也不顧惜自己的身份……」殷孺人連忙插嘴道：「呸！他本來是個小戶人家，烏龜王八崽子，又不是甚麼做知縣太爺的，顧惜甚麼身份麼？」知縣道：「我也不知嘔了多少氣，也嘔他不好……」殷孺人又插嘴道：「是呀！這個叫做好死的不死，又不見他死了，害得我要說嘴也說不來！」黃知縣道：「這也罷了！他今日忽然還要干預詞訟起來，難道我說了他兩句，就算得攆他了麼？也值得這樣驚天動地起來！」殷孺人道：「兄弟！怎麼你不照照鏡子，你是甚等樣人，也好去干預人家的公事，怪不得受人家的羞辱，卻跑到我這裡來哭！」殷成聽得，一骨碌爬了起來道：「姊姊！這才是『狗咬呂洞賓』呢！我常常聽見人家說，做了官是用大秤稱金子，小秤稱銀子的，我們這個番禺縣，又是有名的好缺，衙門裡卻是冰清水冷的，外面的人說起來，都說如今這個縣官是個呆子，有錢不會用。我聽了這話，很是納悶。我今天出去，遇了一個鄉紳人家的師爺，說起什麼梁天來誣告了凌貴興，此刻凌家肯出八百兩黃金，送到裡面來，求伸這個冤。知道我是舅老爺，專誠來托我的，我又不曾招攬他，誰知姊夫倒要攆起我來！姊姊！一兩黃金十六換，這八百兩黃金，一八如八，六八四十八，有一萬二千八百兩銀子呢！我一片好心要送萬把銀子進來，倒受了這個氣，你道可惱不可惱呢？」

殷孺人忙問道：「兄弟！怎麼說呀！人家就肯拿八百兩金子送我們嗎？你為甚不來和我說？」殷成道：「和你說便怎麼？也要他肯代人家伸這個冤枉，人家才肯送呢，和你說便怎麼？難道人家肯白送你麼？」殷孺人屈指計道：「八百兩，一兩黃金四兩福，四八三十二，是三千二百兩，足足有兩擔福呢！我們不知有這兩擔福沒有？老爺！你為甚放著送上門的金子都不要？是甚麼道理？難道你窮的還不怕麼？」黃知縣道：「他這個公行賄賂得，我哪裡好胡亂受他？我又沒有審過，知道他們誰曲誰直。倘使收了他的，做出那縱盜殃民的事情，便怎樣呢？況且我做官，自有做官的廉俸，我不貪那意外之財！」殷孺人道：「呸！不說你沒福，說甚麼縱盜殃民，你既然說沒有審過，哪裡就知道是縱盜殃民呢？這是個甚麼案情，你說給我聽。」黃知縣不則聲。殷成道：「甚麼案情？是一個姓梁的，被強盜打劫了，鬧了個七屍八命，那姓梁的不來告強盜，卻告了一個姓凌的讀書人，說是那姓凌的指使出來。」殷孺人道：「那八百兩金子，是哪一個送的？」殷成道：「就是那姓凌的，被他誣告了，所以肯送出來，求姊夫同他伸冤呀！」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臉，對黃知縣道：「這等順水人情，你也不肯做，難道我嫁了你，就應該窮一輩子，不應該享一天福的麼？姓梁的所告，既然是個讀書人，你怎麼就說到縱盜殃民起來？你沒有發跡的時候，也是個讀書人，難道那時候你也是強盜麼？」黃知縣跌腳道：「唉！你怎麼這樣糊塗？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強盜，是告他糾合強盜來打劫傷人呀！」殷孺人道：「我不糊塗，你才糊塗呢！你也是個讀書人，你糾合過強盜麼？你可曾認識過一個半個強盜麼！我只當你讀書明理，惺惺惜惺惺，誰知你倒

拿同自己一般的人，當做強盜，還說我糊塗呢！」黃知縣道：「我何嘗就說他定是個強盜！因為不曾審過，哪裡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！」殷孺人道：「你看！你還是這樣糊塗呢！你要疑心到讀書人是強盜，你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強盜？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，明天坐堂，先把姓凌的出脫了，然後另外派差去捉強盜，也不虧了姓梁的了。這八百兩金子，你不受我就受了！夫妻們好也這一遭，不好也這一遭，好的大家享用，不好的我就拿了它做盤纏，回江西去，由得你在這裡做清官！兄弟！你先出去，叫他把金子即刻兌下來，包他明天沒事，我這裡不怕他不依我這個辦法！」

殷成巴不得一聲，立起來就走。黃知縣要阻擋時，哪裡還阻擋得住？

不知到底鬧個甚麼了局？且聽下回分解。